

2025-2-8

290 特朗普新政与美国经济走向

大家好！今天聊天的主题是“特朗普新政与美国经济走向”。这是乙巳年一次非常重要的聊天，因为正好是乙巳年第一爻的一个关键的时候！今年的春节过得非常的不愉快，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不好，上个周六给大家上那堂正式课的时候我正发着烧呢！还好退烧了。

随后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很少春节变成这个样子。我也能理解，我的写作、我的言行甚至包括课程，可能给一些机构和一些人巨大的压力，他们把这种巨大的压力用他们的方式反噬回来给我。我还得要在这儿感谢亲爱的朋友们，每次在遭遇到严重问题的时候总是有朋友挺身而出帮助解决。

原本是想谈马斯克和DOGE他们的这个颇为神奇的AI审计模型，这个东西对国家资管的意义大到你无法想象！因为这一个东西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审计，他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审核或者是检索也可以叫审计，就是他把这个“三流问题”一下子就搞清楚，而且把它的原因搞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那天说了句“开源”，立刻引发了一大堆的事情，就是我希望马斯克将他这个AI审计的模型能够“开源”，让其他的国家在进行资产管理的时候可以借鉴，或者是对治理的过程可以借鉴，但是这个事情引爆了很多问题，所以今天不能讲这个了，我已经答应了不说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国家资管、涉及到一系列的事情，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问题，我们就躲过去了。

因为这个平台必须留下来，我不能总是自己太过任性！虽然从“至诚”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咬牙走“中庸之道”，既然是至诚问道，你就不应该畏惧艰险。但是我知道“中庸之道”如捣白刃，坚持真理真的是非常的艰难。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大家跟我一块儿受折磨，这个

平台还是把它保留下来。这个平台对我的意义、对大家意义都挺大，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还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特朗普他是不幸的，40年之前的美国的那场改革很幸运，因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可以遭遇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虽然弗里德曼作为新殖民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对其他国家是不够友善的，其中对我国的伤害非常深，主要是香港。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英美遇到了巨大的问题的时候，弗里德曼给出的药方实际上是一种毒药，虽是英美内服但他确实是从别人身上抽取东西来完成英美的扶阳。其中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要破产的境遇（跟今天情况完全相同，要死了），然后通过从在香港抽血盗取了1万亿英镑，完成了英国的私有化，从而完成了英国经济的转型，得以让英国第二次生命。英国下议院有两个铜像，一个是丘吉尔、一个是撒切尔夫人。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英国，撒切尔夫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再次挽救英国。

给他们出主意的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你不能不说他伟大，但他只是对美国人和英国人而言伟大，他对香港的伤害到今天惨不忍睹！我根本无法原谅弗里德曼这样的人！当时有一个弗里德曼、有一个沃尔克，弗里德曼是伟大的思想家（他设计了方案）而沃尔克是美方的操盘手。英国那边也有非常厉害的操盘手，所以他们在40年前完成的那一票惊心动魄的动作。

回看历史还是相对容易的，因为我现在讲的是40年前的事儿。你觉得好像是换了你你也能看明白，但你不知道身处历史当中是很难看明白的，1985年的我是看不懂香港或者英美的经济逻辑的。那时的我虽然已经22岁了，在读大学且学的财政，但那个时候的我根本就茫然无知，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既不知道英国也不知道美国，也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也不知道为什么，完全不知道，但弗里德曼知道。

弗里德曼不仅知道，而且他把它变成完整的制度设计和经济政策。同时这两个国家向相关国家派出了大量的专家和学者，深度的塑造了中国、日本、苏联，特别是中国香港的制度与政策。1983年12月份香港取消了联汇，1984年12月份中英联合声明附件3，香港放弃了自己的财政主权，就是：83年放弃金融主权，84年放弃财政主权，得以进入极为残酷的盗窃过程。日本发生几乎是同样的事情，随后苏联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每一次回顾历史我的心都在滴血。因为1995年我就开始到这个地方了，就是十年之后，用了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我已经看明白了，但我们做不了什么。人生就是这样，你其实很渺小。我在读《中庸》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只是有诚意是不行的，要到了至诚无敌。什么叫至诚无敌？你必须能感天动地。你能感动天吗？你能动地吗？不能感天动地，不能与天地参详，你什么也做不了。

老实说，经历今年春节的一系列的苦之后，我越发觉得自己的渺小脆弱，不堪一击。好吧，我们不说我，我们回到今天特朗普。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弗里德曼了，美国甚至现在没有像样的思考者，不要说伟大的思想家。但美国又出现了另外一批人，他们的领头人叫马斯克。马斯克会像弗里德曼一样思考吗？而贝森特和米兰这些人会完成沃尔克的操盘吗？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一直在仔仔细细地盘算、推导。

川普新政或者是川马新政，在增长的部分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节点，我必须告诉今天平台上的朋友：跟40年前一样的好。1985年，按照我对经济周期的分类，是60年周期的季耶夫周期的第一个周期（就是从1980到2000年），我将季耶夫周期的第一个周期叫计算机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弗里德曼极为冷峻和清醒，而1985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985年的美国必须集中全部的精力于计算机周期，发展新的科技，带动起美国的经济。他们既要稳住旧的经济——传统的制造业，又

要发起新的科技革命。在这个档口上，他们需要一笔钱，来将旧经济的泡沫接走。他们的选择非常恰当，选择的是日本，日本有钱嘛。所以广场协议的一系列的安排，当日本的财阀去接手美国的旧经济的泡沫，得以融资完成新经济的伟大投入。

在旧经济最后刺破之后，这个泡沫被日本政府以极为夸张的政府债务，又从财阀手中接过了这笔债务，让日本财阀得以平安落地。虽然日本经济遭遇重创而不亡，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美国借着这部分的，我一直在谈三流，流量流向和流速，借着对三流的精彩的处理，美国消化了1971年取消与黄金挂钩之后美元剧烈波动，所产生的所导致的美元重置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资产负债表失衡从此得到了修复。

以至于他们在90年代进入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繁荣周期，也就是克林顿时代。其实，今天的特朗普想做的事情和1985年差不多吧。他们正在进入AI周期，他们需要将旧有的资产泡沫甩出去，包括负债，包括一系列的问题甩出去。然后集中精力把新质生产力发展起来，形成新的结构，当然也包括财务的资产负债结构。形成新的经济结构，然后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如果他们做的好的话，那么又进入到新时代。

其实，美国人做事情，你看的是特朗普犯神经病，你看的是拜登胡闹，但章法是清楚的。我曾经带着香港的一些老朋友，我们在马路上讨论。你如果站在尖沙嘴看中环，或者是你从铜锣湾一路步行到上环，你能感受历史的变迁。80年代重要的建筑全部是英资的，到了90年代，它们已经变成华资和一部分中资。

2000年后，很多又变成了美资。今天你再漫步，华资也没了，它们又全部变成了中资。我们中资重要的金融机构，四大行、四小行，还有所有的保险公司，在香港港岛夜晚亮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招牌。他们重新成为港岛的地王，不是皇帝的帝，是土地的地。他们占据了主要的大厦和中心位置。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其实在香港这块土地上，你已经看到了美资的完美套现。这个时间周期就是十年，2015年到2025年。我知道大家对经济多数人是不敏感的，对经济史就更不敏感。因为记忆长度超过40年对好多人来讲是不太可能的，超过十年都很困难。但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铁的事实，你也可以说是惨烈的事实。仅香港吗？不，你去纽约，去伦敦，去东京，去新加坡，同样的景象。

小时候看莎士比亚，觉得悲剧会重复吗？事实上，悲剧它永远都在重复；因为，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读《资本论》得出重要的结论就是，这就叫**资本流转**。当中国的国民负债达到一定水平，当中国的机构负债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你不想问一下他们负债干了什么吗？如果你想问他们的负债干了什么，对他们的负债进行长达40年的审计，你就看到资本流转——流量、流向、流速。

在资本流转面前，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有的专家学者说的话，都是那么的苍白；所以，基于神圣市场决定的理论，都是那么的可笑，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和世界里面；真的被变成可笑的人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非要认为人币和美元的比价关系，合理的比值关系是1比3.5呢？你可以学某某某某某某嘛，就可以向上三个点，可以向下三个点。

所以一些朋友总是介绍他们永远能提前预见经济危机，哪次哪次经济危机提前预见了，哪次哪次盈利提前预见了，永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预见了，像神一样的存在。但你知道你研究了中庸之道你就明白，中庸之道里边那个“中”，不是中间的中，是符合真理的意思；“庸”非常难做到，就是在符合真理的情况下合天下、合天理，以完成进化；“中”，极难呐，极难呐，不是耍滑头！

好，扒拉扒拉前面概述一下子，回到现实吧。马斯克当然知道美国经济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因为他正在方向之中，他的所有业务都正好卡在，不仅是美国的方向，也是人类的方向上面。他知道该做什么，但是，马斯克也有他的局限性；因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他更

多的是站在资本的角度上思考，而不是站在科技的角度上思考；站在资本的角度上思考，以一个动作解决了两个问题；什么叫一个动作解决两个问题呢？

弗里德曼，一个动作就是从日本抽取资本，接手美国的传统业务的泡沫，使美国的本土资本得以腾出手来，进入到季耶夫周期的第一个部分计算机周期，第二部分互联网周期，第三个部分AI周期；第一个部分计算机周期，为什么是一个动作两个结果呢？第一个动作他就解决了美国的问题，第一个结果是美国的计算机发展起来了；第二个结果是日本彻底被取消了参赛资格，非常惨烈；他就是一个动作，两件事都办了，一个是他自己起来了，把对手打趴下了。

小马没有弗里德曼那么坏，或者是在资本这个问题上，小马没有弗里德曼的深度；所以，虽然中国的企业在2014年开始，我们2014年央地税合并，2015年取消与美元挂钩；2014、2015年开始，美国已经开始做手脚了，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把香港的房地产收了一遍，这主要的建筑物全收在囊中，而且是极高价收在囊中，然后让美资套现走人，这个跟当年日本做的动作是一样的；而且不光是在香港，我刚才已经说了；但这个量够吗？显然不够啊。

这个量虽然解决了部分美资从其他区域传统产业的房地产业退出的这个过程，资本回流到美国，进入到季耶夫第三个周期AI人工智能周期中去；但是他的第二个目的没有实现，就是拉爆中国。虽然这个布局十年了，从2014年，他们就开始给中国的房企大规模的贷款，总贷款1700亿美金，相对于中国的3万亿外汇储备，其实我如果是管此事的人，我这个1700亿我都替所有的房企把这个外债都还了，不会拉爆这些房企的；好吧，就不还，全都拉爆，也就这个样子。他无法做到像1991年，他们拉爆日本那样。

意思是，虽然他们部分的完成了美国从传统产业的套现和转身，但是这个套现和转身那个动作完成的不像上世纪40年前做那么完美，同时他们没有一箭双雕，就是没有拉爆对手。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是的，我们甚至某些部分被拉爆了，但到不了1991年的日本的这个程度。最后我会说，我们其实仍然有牌可以打，可以出的。那么，马斯克能不能真的解决美国经济问题？

我认为没有能力。川普新政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内政，一个是外交。内政，又包含了六个层面；今天这一讲又变成一篇论文了；我简单说一下，其实我每次跟大家聊天，逻辑性都是存在的，就是略做整理是可以拿出去做文案的；内政中六个方向呢，其实已经动手的是两件事儿；第一个是裁撤机构和人员，这个已经动手了，但是裁撤机构和人员里边两个最大的地方没有碰，一个是国防，一个是医保，这两个没有碰。

内政方面，他们的第二个动作是遣返非法移民，遣返非法移民的总数量约略应该是千万级别，现在远远到不了，其中有一部分我们这边大概已经开始有操作了；也有另外一说，就是遣返非法移民是个借口，他们将非法移民可能会固定于特定的区域，形成非法移民的使用，就是用非法移民去创造价值；因为除了他们的劳动以外，可能他们的血液等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总之，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动作裁撤机构和人员，第二个遣返非法移民，正在进行时。

剩下的四个动作，我们下一步要观察。第一个是减免税，这是贝森特的活。这件事情还没有开始。如何开始、开始到什么程度？因为这涉及到我的专业，所以其实我有计算，合理点在哪儿，哪些是做了没用，哪些是做过了以后会有副作用，这个我有一个计算。第四个动作是减息。这个事情对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都会非常之大。但我看了一下，这个已日之前，我看很难了。已日之前第二次启动减息，是非常困难的。第五个动作是星际之门，这意味着未来的事情。我看此事已经不行了。

第六个动作是主权财富基金，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戏。内政这六个全部铺完铺开，会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类似1985年弗里德曼他们的那个的一个效果，我认为不会。就是它们对经济的正面意义的影响有多

大，我认为没有太大影响，就是美国现在结构性的矛盾一个也没解决；那么，有没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呢？我说裁撤机构和人员一旦裁到国防的时候，就开始有动静了；裁到医保，美国就全国大乱了。大体上这样，我觉得，马斯克和他的红卫兵团队对美国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

至于说遣返非法移民，1000万的非法移民的遣返，我认为甚至可能导致局部动乱，甚至内战，所以我对这个川普新政的六项内容，我给个结论：第一不解决问题；第二如动作过大、动作过猛的话，会产生巨大的问题。包括这个减税法案，包括减息的意图都有极大问题，只有星际之门和主权财富基金这两件事情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我们今天来不及谈deep seek。deep seek实际上已破星际之门。好吧，以后我们腾出时间来单独讨论，这件事情挺大的。

而主权财富基金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晚了，时间迟滞了。因为主权财富基金从他建立开始，到他基金开始进行购买或者是投入，这个周期都不会太短，那么可能对他的内政的帮助会十分有限。马斯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是马斯克无法替代弗里德曼，他对方向的理解和周期的理解应该还可以，或者在这个对方向和周期的理解能追上弗里德曼，但是他对人性的理解呢？

请注意圣人说的话：“人心惟危”，危险的危；“道心惟微”，微小的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中庸之道。人心惟危，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事情，道心惟微，这个事情它也不是个小事情；惟精惟一这个事情，虽然马斯克确实是有至诚之心，能允执厥中吗？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好，我们简单说了几句内政，我们看一下外交的部分。其实外交的部分，马斯克已经没有什么机会插手了，他已经没有什么机会插手。

而外交的部分可能是内政的延伸和重要补充，因为弗里德曼就是从外边吸血来解决内部问题，达成一箭双雕的，特朗普祭出的主要方法就是贸易战。1985年美国人打贸易战吗？当然不打，贸易战没有

用。弗里德曼的方法，他给撒切尔夫人出的主意，在香港的方法和在日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乾坤大挪移，都跟资本三流有关，贸易战能不能解决三流问题？有严重的影响，对三流有严重的影响，但毕竟不行。

特朗普还没有上来宣布贸易战，香港这边的舆论场就说人民币要贬到10，然后国内就连退休的同志们都跳出来，全部给予倾尽全力的支撑，让人民币贬值。稍微客气点的还在职的，就喊着7.58；这个退了了的，就是8.5；这个直接拿了了的，就直接要到10。所有的金融机构，我说的包括了国有的和私有金融机构，都在帮老百姓安排走资，不让你去买一些资产。

我国的银行很有意思的，如果你买了金或者是黄金等价物，在银行是不算做资产的，不能抵押的，你只有买了他们认为的东西，你才能抵押，包括p2p那些东西，那才算资产。你要是买了黄金的话，是不算做资产，不能作为抵押物的。你觉得很奇怪吗？其实我觉得，我看到的全部是人性的黑暗，我看到的不是制度和政策，我看到全部是人性的黑暗，而且这个人性的黑暗，他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黑暗也好，他是对面人性的黑暗折射在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是类似于像黄金，你买完了以后放在银行里边不能抵押，不是资产。

是的，他们想通过贸易战，比如说10%压迫你从7.3跌10%，7.3加0.73破8。所有的努力和方向都是一致的，而且这个努力的方向，一直深入基层到我们的一个个的银行工作的小姐姐。但有用吗？今天我可以给出结论：没用。我其实想说脏话，但我们都是文明人，没用。在没和用之间省略一字，其实我非常愤怒，我今天一直在压抑我的愤怒，反正他们把我欺负成这个样子，我压抑我的愤怒，我告诉给你。

想通过贸易战拉爆中国的债，拉爆中国的汇，拉爆中国的楼，拉爆中国的股，做梦去吧，没戏。而且我也再次在这个地方说，请我国的从业人员自重。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包括香港，我们见识的，凡是帮着洋人残害自己同胞，残害自己祖国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尽

管协助英国盗窃的那些人，曾经风光一时，但你无法风光一世。为什么他们那么讨厌我？是因为老百姓知道了，他们恨你们，太坏了，让他们两代人沉沦了。

所以，我认为经历了这个六年的沉淀和准备，我们根本不介意特朗普的贸易战，所以外交上的第一个工具作废，特朗普的第二个工具现在还没有使用，就是战争。但我认为当第一个工具作废之后，第二个工具很快就会浮上台面。我依然将我的目光转向中东。他们在我国周边的地方做了大量的实验，沉沙折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感谢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在地缘政治上我有些看法，但我想我不方便讲太多吧。我讲太多，得罪人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做任何研究需要大量的证据，手上的证据不是特别足够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麻烦。我提醒大家注意叙利亚的变化，我提醒大家注意叙利亚的变化。因为叙利亚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后边要表达的内容非常丰富。

对于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收缩，看上去是无可奈何，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我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人。我始终认为有一交一易，在中东地方做交易。当然了，每一个放弃都有你看不到的“得到”，每一个得到也有你看不到的“放弃”，地缘政治一向如此。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每一个放弃都有它的“得到”，每一个得到都有它的“放弃”。取舍嘛！也是中庸之道。同时请大家注意。

时间是 2025 年，我大胆预言一下子，十年之后你会看到新的俄土战争，十年之后俄罗斯或以新的方式重新回到中东。你就当我烧没退开玩笑就是了。理解一些地缘政治问题，不能只看眼前。向前看 50 年，向后看 50 年，这是起码的。不然你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会陷入一般意义的东家长西家短的那种。

一般意义的矛盾和时非，看不到本质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是四方博弈，中美、中欧、中俄，就是美、欧、俄、中四方的一个博弈的过程。其中欧洲没那么重要，因为它不是具有主体性的一个机

构。虽然它这个块头够，因为相当的重要性，但是它的确不是棋手，那么中美两国就变得非常重要。然后俄罗斯你以为他不是棋手？他确实是在桌上，虽然他现在手上没什么牌。就是，但他在桌上坐着呢。

中东的巨变，如我的推导没有错误的话，是应该在今年上半年就能见到的。这也是我让大家坚持短股长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你没有理由在发生巨变的时候处于危险的状况，还是要持盈保泰。关于叙利亚的事事非非，今天不讨论。关于伊朗的事事非非，简单地说几句。我不同意一般人对哈梅内伊的看法，这不是软和硬的问题。

在大争之势，处在弱势一方的人，到底是合纵好还是连横好？老实说，身处其中的人是困难的。你是哈梅内伊，你觉得合纵好还是连横好呢？你是哈梅内伊，你难道不知道早就该进行内部的系统的改革、开放了吗？都知道，做不到。所以终于成了众矢之的，因为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整个中东，突厥和波斯的位置太重要了。重要到以至于，他们永远要面临战争，除非亡国，不然永远要面临战争。

说到我们对中东的看法，我的主张依旧是不下场，依旧主张是不下场。“观棋不语真君子”，不下场，因为这不是感情问题，不要代入太多。中庸之道最怕的就是你的爱与恨，中庸之道最怕的就是这东西。你必须凌空跃起三万尺，站在另一个高度俯瞰、俯瞰、俯瞰，不要躬身入局。

好了，不能再说了，再说今天的内容跑了。我们今天要讲特朗普新政与美国经济走向，现在我们谈美国经济走向。时间过的好像飞快。我这办公室老是有一种我理解不了的声音，弄得我脑子很疼。美国经济会如何地发展呢？我觉得拜登和耶伦留给了特朗普一个非常难解的棋局，或者是叫特朗普高位接盘了，美国的楼市顶在天花板上不了啦。

美国的债市顶在天花板上，不能上，还得上，特别是国债的部分。美国的债市最危险的部分是企业债，企业债最危险的部分是它的

企业债的证券化的部分，有点像当年房地产的次级按揭，这一块可能应在今年年内爆破。因为我们来不及谈DeepSeek。为什么说DeepSeek会挡住星际之门？就是在星际之门和美国国家财富基金建立的过程中，还是建立之后？我这耳朵受不了。

极有可能，我不知道华尔街的人怎么想，我也不知道我方相关的人员怎么想，极有可能在星际之门和主权财富基金建立之前，美国的企业债的衍生的金融产品可能会爆，因为deepseek可能会破坏美国高科技产业资产端的结构，就是资产端的泡沫可能会被戳破，那么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国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用还嘛。

美国的个人债暂时也不会有大问题，但是美国的企业债就是美国机构债处在非常麻烦的过程，而且我个人认为拖不了太长时间。所以这两件事情的时间点我不能确定，一个是战争，一个是企业债的爆破。企业债的爆破到底是不是它的商业地产引爆呢？现在我也觉得挺奇怪的，美国的商业地产没事。我挺佩服贝先道这些美国的机构的，他们的处理资产价格的能力确实超乎我的想象了。

说完了美国的债务问题，我就简单说两句通胀问题。美国的通胀行不行？行不行有内部性和外部性，内部性就是看看美国处理这两件事情的力度到什么程度？一个是减税，一个是减息。会不会引爆这个大宗商品的暴力拉升呢？战争肯定会让石油暴力拉升，黄金等大宗商品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中国如果在三月份开始启动水循环系统建设的话。

如果我国在三月份之后采纳我的意见，开始启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水循环系统性建设，就是我们将建两万个瑞士小镇，将给六亿人建立一个在广袤乡村地区的美丽花园。那么，我们将拉爆全世界，我国的经济增长会维持到6%至超过8%，然后所有的商品就会进入到一个牛市，会拉爆美国的通胀。同时人民币如果与电力工业用电挂钩之后，人民币会迅速升值，并且成为一个伟大的货币。

事实上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黄金和人民币也成为全世界无论是国家和机构的这个存储标的，甚至我知道好多的避险ETF都在买黄金，有些还专门开立了人民币账户也在买人民币，就是黄金和人民币现在是大家避险必备的资产类型。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第一没有人民币与工业用电挂钩，我们也没有决定启动全国的水循环建设，没有动。这两个只要是有一个动或者是两个一起动的话，中国经济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立刻形成不是对美国是对全世界的碾压，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我们肯定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

我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米兰和这个贝森特的一些言论，我也注意到美国从事另外一个层面，政治层面这些人的反华的倾向，但他们很收敛非常收敛，就没有到了那种肆无忌惮的程度，比川普1.0的时候收敛很多，其中米兰和贝森特的部分变得极为谨慎。因为我国不需要对美国产生正面的冲突，我甚至是认为美国提供贸易战我们都不需要正面应战，你愿意加10%也好，加100%也好，你加你的就是了。

我们可以不做任何正面的回应，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就足够了。我相信米兰和贝森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他们非常担心我们不跟着川普2.0的川普新政的政策脚步走。他们想跟我们沟通，就是打一下配合，但显然我们不太愿意打配合，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节奏往前走。美国经济的走向非常麻烦，就是美国经济走向不会出现1985年。他们新的经济的增长的上面现在正在失去动能，就是它的主要的科技类型的企业全部砸在了AI人工智能发展上面，而这个地方遇到了障碍。

而美国恢复旧经济的这种思路，我觉得也不如1985年的时候明确。那个时候，1985年，非常明确，就是日本的大搬家，就是把东西全搬到美国去。无论是他的彩电、冰箱还是汽车制造，就是一个大的迁移。这回可能也要迁吧，好像台积电什么的要迁，但我觉得对美国旧经济的启动可能意义不太大，出现不了奇迹，而新经济的爆炸性的发展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特朗普新政与美国经济走

向》，美国经济的走向进入了一个迷航状态，马航，找不着方向了，迷航的状态。

我国呢我其实也不用再说了，这个直接税立法我已经说了太多年了，人民币与工业用电挂钩建立人民币的主体性我也说了很多了。至于水循环系统性建设，好多朋友说其实你不如说新农村，我就不说新农村，我为了区别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关于新农村的叙述，我觉得他们以前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这个叙述有合理的地方，但主要的重点不对。只要其实我们开始往这个方向上去走就行了，你知道中庸之道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就是欲左先右，欲前先后，欲上先下。

允执厥中呢要求你不执着于一端，为什么执中呢？不执着于一端。我们在政策制定的时候不能学特朗普，我们认为高科技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把钱全部投进高科技，这是错误的。越是要投高科技，我们就越要发展水循环，这个道理就对了。我们必须通过水循环系统建设砸进去二十万亿，将沉默的部分全部卷起来，然后让它们流向新质生产力，而不是直接砸新质生产力，这才是中庸之道。

好，特朗普新政与美国经济走向，我就念叨这么多吧，我还是没有太多力气。这两天事儿特别的多，连躺会儿的时间都没有，还接了一些工作，总是年初这样的。好吧，我也没力气了，今天就聊这么多，明天下午如果有时间，我拾遗补缺再说市场。其实我今天说了市场的事情，但明天下午可以更直白一点吧，再念叨几句。不过我得祝贺大家，这个春节黄金给大家意外的惊喜，是吧？好的，周末愉快。